

启明医之道 沃钝椎之心^{*} ——《明医之路 道传薪火》读后

张志强 王燕平[#]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要: 近读一部由晁恩祥教授主编、王永炎院士主审,反映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届毕业生从医回顾及学术精华丛书——《明医之路 道传薪火》,颇有感触。一方面为北京中医药大学能培养出类似书中所言的一大批仍然奋战一线“明医”所振奋和感动;另一方面,目前,中医药人才培养的现实状况及诸多问题,一直是业界讨论的热点,大家都在试图寻求解决问题的各种途径,本书的及时出版可谓医门启沃,对针砭、纠偏现行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确有警示作用。因此,本文对各位前辈的临床经验及学术思想仅作深入研习,而不敢妄加评述。仅就各自的学医体悟、成才之路篇深入研读,从中找到许多对当代中医教育模式有益之启示,并就目前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从传统师承模式的存废、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临床实习、导师、名师、明师之别、中医药的分与合5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试图从中探悉本书18位专家成才之路的门径。

关键词: 明医之路 道传薪火; 书评; 教育模式

中图分类号: R2-53

Open a training way for mastered doctors: after reading *Mingyi Zhilu · Daochuan Xinhuo*^{*}

ZHANG Zhi-qiang, WANG Yan-p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Basic Clinical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Abstract: After reading *Mingyi Zhilu · Daochuan Xinhuo* edited by professor CHAO En-xiang and refereed by Academician WANG Yong-yan, a book reflecting the medical practice and academic essence of the first year's graduates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authors summarized that there are still a large number of mastered doctors trained by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orking in clinic, and as well as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CM talent training. The publishing of this book plays a role of condemning and correcting the current training mode of TCM talents. The paper only studied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academic thought of predecessors, and did not make comments. The purpose is to find out benefit enlightenment from predecessors' comprehension and success when they studied medicine, and explain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ining mode of TCM talents from five aspects including discipular education, curriculum, clinical internship, difference among tutor, famous teacher and mastered teacher, and separation or integ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Chinese pharmacy. The authors tried to probe into the road of success of 18 predecessors in the book.

Key words: *Mingyizhilu · Daochuanxinhuo*; book review; educational model

张志强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 通信作者: 王燕平 男 副研究员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王永炎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资助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自主选题资助项目(No. Z0196)

1 传统师承模式的存与废

“当前人们都在问责大学,主要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社会适应性很差。博士不博,创新能力不足,就中医院校而言同样也是公认的事实。然而大学究竟应该怎么办?是继续按照18世纪德国人所设计的学科体系和专业设置走下去,去赶超,还是要回过头来考察中国人办教育,中医办教育的优质资源?”^[1]一直以来成为困扰中医学人的难题。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中医学的产生、发展及形成系统理论,经历了历代国家医学教育的培养和民间师承教育,产生出一代又一代名医。而师承教育是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一种传授知识的有效方式。其最大的特点以临证为本,融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一体,于学术的耳濡目染,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使弟子慢慢感悟中医的深厚内涵,以及老师的人格魅力和学术魅力,为传统中医药“原汁原味”的传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本书编者王世明教授在其“学医立身,做人立德”篇中所提,“业中医者以家学为贵,故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之说。^[2]在20世纪以前,传统家学师承模式一直居中医学教育主导地位,为传统中医“原汁原味”的传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任何事物都是随着发展而适时变化的,中医学发展到科学日新月异的今天,继续完全延用传统的师承教育模式显然不现实。原因如下,师传教育存在自发性、随意性和局限性,对培养的对象设限、数量少是限制其发展的最大弊病,而且不利于学术思想的普及推广。新中国成立后首批组建了4所中医院校,从此院校教育在中医教育方面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是从18位编者对早期北京中医学院教育模式的回忆及总结来看,早期的中医院校教育并不是完全摒弃传统的师承教育,18位编者目前都是中医领域内的翘楚,他们的成才之路无一不是经过如编者钱英所述之初学、成长、成熟3个阶段,在这3个阶段中均受到中医大家、前辈的指导与点拨。现在反思,北京中医学院早期的院校生显然是时代的宠儿。因为,那时支援北京中医学院的老师皆为全国各地进京且分属不同流派的中医精英,他们的成名多数是得益于传统师承教育的模式,缺乏现代院校教育的明确理念。因此,在授课的过程中老师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及经验也会自然而然地灌输给学生。另外,在课间实习与毕业各科轮转临床实习的过程中,实行的是书中所言“导师制”,每位老师带1~3名学生,老师对带教的学生

负责。出于培养年轻人才的目的,一些学生甚至是定向跟师。在以导师制为核心的带教模式下,各科轮转可以让学生了解及学习到不同导师的风格及特点,在临证中丰富和加深了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定向实习可以让学生对导师的理论及经验得到充分的继承。正如书中开篇所言“由于实行的是导师负责制,带教老师都想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高水平的人才,很多老师早出晚归,加班加点给学生讲自己的经验,有的老师给学生买名著,让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在此过程中老师把自己的经验、技能,倾囊相授于学生。”^[2]这恰恰与前文所述传统师承教育的特点吻合。因此,如果说早期的中医院校教育培养的学生可以称之为中医人才的话,那我们就一定不能忽略传统师承模式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但是,纵观目前的中医院校教育,无论从授课、课间实习、毕业轮转实习我们都很难看到有真正的师承教育模式的影子。现在,都说中医院校的毕业生就业难,不会看病,这不是学生自身的问题,而是现代教育模式对传统师承模式的忽略,这才是根结所在。显然,目前的中医药人才培养单靠院校教育模式是不够的,理应重新审视师承授受这种教育模式,把师承教育模式加以创新并纳入到中医药教育体系,是扭转中医药学发展人才断档、青黄不接现状的重要途径之一。

2 现代中医院校课程及课时设置

就课程设立而言,现行的中医药高等教育有必要反思并吸取宋代书院、太医院以及“明医”一书所言优势资源。现从如下5个方面进行阐释。

就课程设置的主次而言,书院的领袖人物朱熹非常强调课程主次的设立,他把《大学》《中庸》自《礼记》中辑出,与《论语》《孟子》汇成《四书》,作为白鹿洞书院开设的主要课程。并说“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朱子语类》)。虽然,中医药的课程设置已有较为成熟的体系,但是鉴于中医药学自身规律,学生学习和理解基本的国学论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和领悟中医理论和中医典籍。但是,目前高等中医院校在课程设置方面,对传统国学的设置依然空白。

宋代书院的教学组织形式是以升堂讲说为基础,同时提倡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学生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强调泛读(强调基本功的训练),熟

读、精读(读案头书)的循序渐进。提倡主动性的制定读书计划,而后师长们根据学生的问题做辅导。而目前中医药高等教育对这种主观能动性强调有所不足,值得反思。

朱熹所曰“往复诂难,其辨愈详,其义愈精”,提倡师生之间的互相交流、互相切磋、质疑问难。并将此列为书院师生群居的一种“日课”,以此为目的的教学形式还有讲会和会讲,如“鹿洞续规”所言“会讲有期”。当今的中医药高等教育师生之间的交流、讨论不够,学生更多的是被动接受,基本谈不上切磋、质疑、问难。中医药与其他学科实质性的交流依然不足,中医药的科学性依然受到其他学科的质疑,关于中医药谈论更多的只是文化的范畴,似乎对中医药的负面人物和事件的关注更多,这种怪圈与自身宣传、缺乏交流、缺乏争鸣、缺乏关注皆有关系。试想一门不被关注,不能与其他学科领域广泛而深入交流和合作的学科,如何成熟,如何发展,如何创新?值得欣慰的是,目前中医院校正在组织越来越多的学科间的交叉互动类的研讨、讲座、论坛,这是非常值得推广的模式。

中医院校教育的课程设置是中西同步,在入学早期几乎是中西并重。这与早期北京中医学院的课程设置恰恰相反,早期北京中医学院在课程设置上采取“先中后西,以中为主,西为中用”。并且学生进校后,首先学习的是传统的中医经典著作原文,中间经过课间实习后,进入大三阶段才设置西医课程。余认为此种先中后西,强调经典原文学习,以中为主的课程设置原则对于现代中医院校课程设置改革极具启示。传统的中医药经典是中医各科的理论基础。因此,经典学习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对后续中医各科的理解、掌握能力。对于刚入学的中医院校学生,他们学习传统经典虽然理解起来较为困难,但是这个年龄段的学生,记忆力尚处于高峰阶段。因此,此时对他们学习经典的要求及考核重点应该以背诵为主,而不是强调理解、解释。中间经过课间实习,在老师的带教下及指导下,通过临证的诊治及疗效可以加深对原文的理解。正如书中所言“由于有中医经典著作学习的基础,所以在学习中医临床各科课程时,许多具有复习性质,有些是重复,等于第2次学习,学习起来显得比较轻松。”^[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提到56届学生推迟毕业进行补课,补课的内容恰恰又是中医传统经典著作,可见中医经典的学习尤为重要。可是目前的中医院校在课程设置上竟然把一些传统经典节选当做选修课程来设

置,这样一来在课时设置上就大打折扣,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把握其中的精髓,仅仅就是为了考试而学习。因此,许多学生在课时结束后对经典著作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把握,甚至不知其概况。本书18位编者无一例外均在书中提到中医经典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学习的技巧,这是他们经过数10年临床及教学所发出的共同心声,值得中医院校反思,值得中医末学效仿。

我们从早期北京中医学院课程表中可以看到有一门课程,那就是“各科医案”,这可以与太医院教育的案例教学相媲美。名医医案不仅是中医理论的最好验证,也是中医理论不断滋养发展的温床,从历代名医医案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宝贵的经验。章太炎对中医医案作过很高的评价,他称“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名家工巧,悉萃于是。学者要想寻求前人心得,钻研医案可收事半功倍之效”。^[3]清代医家周学海在《读医随笔》中说“宋以后医书,唯医案最好看,不似注释古书之多穿凿也。每部医案中,必有一生最得力处,潜心研究,最能汲取众家之所长。”^[4]由此可见,要挖掘中医宝库,要总结前人经验,研究其学术思想,要提高临床疗效,要升华新的理论,均有必要认真研究中医学。但是,现在院校课程表中我们看不到有中医医案课程的设置,没有了医案的教学必将是“呆板”的教学,学生如何能在学习期间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又如何能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呢?这是目前中医院校课程设置的一个短板,值得广大中医院校反思。

因此,无论是书院式教育还是太医院式的教育,只要对培养高素质应用人才有利,只要对中医药学科建设与发展有利的资源,我们理应加以汲取利用,而不是完全照搬西方学院式教育。

3 院校生临床实习的实质作用

书中提到早期的北京中医学院培养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早临床、多临床,在实践中学习”,现在看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医的生命在于临床,对于接受现代教育的中医院校学生,接触的却是以国学为基础的中医理论,本来就茫然不知所措,如果再不提早让他们感受到中医临床的独特疗效,结局就是学生学习积极性下降,甚至出现弃中学西的结局。临床实习相当于案例教学,通过老师对案例的分析以至于做出诊断、施治这一全过程的讲解,学生可以加深对中医理论的理解,最后到疗效的产生,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因此,临床实习至关重要。但是,目前我们院校的临床实习的情况又是如

何呢?现在的中医院校附属医院承担着研究生、进修生的实习及教育,所以本科学生的课间临床实习没有引起实习医院各科室的重视,有的甚至没有安排专人带教,仅仅让研究生来带教。试问他们都是学生,怎么能带教本科学生呢?因此,这样的临床实习形同走过场。我们再看早期北京中医学院的课间实习又是怎样的呢?书中提到“往往是专门老师带队,白天临证,晚间讲课。不仅可以亲自见证中医的显著疗效,还可以及时得到带队老师的讲解。”在大三下半学期,每周就有2~3次课间临床实习,采取跟师门诊和查房。并且学生会在老师的指导下实际诊治病人。这种既有耳闻目睹的“实践”,又有亲自动手“练习”的临床实习,方可称的上是真正的课间实习。我们再看目前本科的毕业实习实际情况,由于就业难,越来越多的中医学院本科毕业生挤入考研的大军。因此,考研前1年就进入了紧张的考研冲刺中,许多学生甚至都没有进行毕业实习。毕业前又要忙于毕业论文的撰写,也根本无暇顾及临床实习。可以说,整个1年的毕业实习形同虚设。因此,前文所述早期北京中医学院的课间实习和毕业实习模式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4 导师、名师与明师

目前中医院校的导师如云,这与我们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导师、专家名气名头都很大,他们也许是某个领域的名师。但是与本书中所提名师不能相提并论,书中所言名师,又可谓明师也。正如前文所述早期北京中医学院的老师多数为本地及各地进京分属不同流派的精英,可谓德艺双馨。诸如秦伯未、任应秋、陈慎吾、董建华、杨甲三、颜正华、程莘农、赵炳南、关幼波等名家。亦如编者所忆,“这些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爱生如子,倾囊相授”。编者就此在“名师教、名师带”一文中有详细的举证。这样的老师,学生当然可以自豪地说,当年我们的老师们,医学水平是一流的,他们的奉献精神也是一流的。有艺可谓名,德艺双馨方为明。因此,中医院校的老师不仅要作行业领域内的名家,而且在学生面前还要做一个诲人不倦、爱生如子的明家。

5 中医、中药的分与合

目前,中医药行业内有一种理论,即中医、中药分家论,在高等院校中医、中药专业的课程设置也是泾渭分明,仅仅设置相互专业的基础课程。就现实而言,这种理论确有问题。且不论就理念和理论而言,中医、中药分家所致的危害,就以与临床一线密切相关的药剂人员来讲,高等人才极度匮乏,人才流

失、学历普遍偏低、素质良莠不齐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妄言医药分家、各司其责对中医药的发展极为不利。在现实中医临床中,有一种普遍不好的倾向,那就是从事临床的中医医生多数不会识药、更不要提辨药了,甚至很多有一定年资的医生都不具备这种中医基本功。我们再看传统师承模式培养的中医,他们一般都得经历一个阶段就是,先从抓药、认药开始,也就是所谓的“抽药匣子”功底。以先师任继学教授为例,任老跟师祖学医就是先从抓药开始,到了师祖认可合适的时机,才会推荐任老读一些基本的中药基本典籍。中药典籍中一般都有鲜品或干品的图片、道地与否或入药与否的鉴别。通过实物比对,读起书来自然相对轻松。因此,任老无论是对原株或是饮片都能识辨。正是“抽药斗”的童子功,练就了任老一双识药、辨药的火眼金睛。经常看到任老去医院的药房找“麻烦”,或是产地的问题、或是入药与否的问题(也就是真假品)。曾听年长同门师兄谈起,任老给一病人施方之中有一味药是柴胡,但病人下咽即吐,随即反馈于任老,任老听后马上去药房去查看同批次的柴胡,发现药剂科误将大叶柴胡购入充当柴胡,当即任老就把负责人找来讲明大叶柴胡与普通北柴胡的区别以及大叶柴胡的副作用,并告知此批次柴胡不能再出售。因为大叶柴胡含有毒素,服后会引起恶心、呕吐等副作用。如果不具备这种识药和辨药的功底,不仅临床疗效低,还有可能造成医疗事故。有一次任老派我去药房去取一些土茯苓的样品,回来任老看后,直接就告诉患者不要买此种样品,原因是次品不宜入药。过后任老给我们详细讲解了该药如何识别的关键点,至今学生都记忆如新。任老常讲:中医的学习不同于西医,因为中医和中药密不可分,常以陈士铎本草新编序“人不学医。则不可救人;医不读《本草》,则不可用药。”来警示学生。无论是中药的四气五味,还是中药的道地属性、入药与否都直接关系中药的临床疗效,无不是通过大量的中药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的积淀而被中医师所掌握。然而,中药不同于西药之处在于,中药性味归经和功效的产生,是基于中国传统形象思维和大量的临床实践,正如王好古所言“神农尝百草,立九候,以正阴阳之变化,以救性命之昏札,以为万世法,既简且要。”一语道破实践对于理解并应用中药的内核,欲深刻理解并灵活应用中药,除了基于中医理论知识之外,一定还离不开对中药直观感觉的掌握,而这种直观感觉不是只通过读书就能获得的,这就是为何很多中药

典籍都附有药图所在。而西药不同中药之处在于,其制药流程、功能组分、化学结构、剂型都是规范一致的,没有所谓的“道地”之称,即使疗效稍有差别也多是缘于工艺的原因。而中药由于产地有别,品种多样、采集有时、加工炮制有法,才有道地、代用、伪品、次品之称,又或有质疑,上文所讲应为中药师所备常识,中医师没有必要去掌握。窃以为此论有值商榷,仅以中药炮制学一门中药专业课程举例,白术就有生白术、土炒白术、麸炒白术、焦白术之别,四品功效截然有别,如果没有掌握中药炮制的知识,处方只写一味白术或炒白术,岂不是给中药调剂师出难题?一旦调剂失把关,试问这张处方又如何能达到如期疗效。因此,中医专业人员即使辨证如何恰当,遣方施药如何合理,如果最后环节的药物出现问题,或缘于医生或缘于药师,之前的环节就会前功尽弃。但目前中药调剂这一要害“关口”正被淡化,人才奇缺,药剂科、药房调剂形同虚设,这就是为何目前中医药疗效降低的一大因素。因此,任老要求自己的学生都得识药,甚至有意让自己的学生到药房实习。而我们现在的院校生又是如何上中药课的呢?整天对着空洞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脏腑归经等理论,根本都看不到实物,这又如何能学好中药课程呢?反过来,我们再看书中所言早期北京中医学院不仅在假期由老师带队组织学生实地识药、采集标本,并且组织学生参观饮片加工厂,或到药房抓药、配药以及煎药。这门课外课程的设置,不仅让学生在实物识别的基础上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与记忆,而且在日后的临床工作中,就药物的选择、组方而言也会更加合理。总之,就现实而言,作为中医专业人员如仅依赖于相应院校教育课程设置的掌握,实在难以在临床体现中医药疗效,有必要或在课程设置方面多一些中药课程选修,这不仅是基于中医药的自身规律,也是“明医”一书带给我们的极好启示。如果在此现实情况下妄言中医、中药分家,各司其责,各扫门前雪,极度不利于中医药学科建设与发展。因此,王永炎、金世元二位先生在业内力主“医

药圆融”之宏论,提倡培养掌握中医药核心内涵的高素质中医药实用人才,可谓独辟鸿蒙之棒喝也。

概括本书18位编者的学习成才之路,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学经典、做临床、参名师”,足可谓国医成才之宏纲。《明医之路 道传薪火》一书的出版可是说是给引文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了准确的答案。那就是“我们要重新思考、考察与探讨书院式的教育,发掘其中的优势资源,充实目前的高等教育。宋代书院强调基本功的训练,强调案头书,提倡主动性的制定读书计划,而后师长们根据学生的问题做辅导。针对学生的课间实习以及毕业实习,我们要重新考察、探讨传统师承教育模式以及太医院的教习模式。太医院的教习强调案例教学,相当于现在的教学查房。我们还要进一步弘扬与推广策论的撰写,它不是当今的科学论文,而是由老师问策,而后学生射策,之后撰写策论,这才是原汁原味的中医学问。”^[1]虽然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之路很长,但是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规律与特点,中医药这门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原创学科,有着如此强的生命力,一定是得力于其相应的具中国原创特色的教育理念和体系,西方教育模式同样有着其优势之处,我们提倡的不是东西方互相取代的观点,而是立足自身规律和特点,东西方教育理念兼容并蓄,取其优势所在,走出一条中国人、中医人自己的道路。

参考文献:

- [1] 王永炎,张志强,王燕平.大科学背景下的中医药学形势及整合[J].环球中医药,2011,4(5):321-325.
- [2] 晁恩祥.明医之路 道传薪火[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186.
- [3] 胡槌.国医革新导师章太炎[J].中华医史杂志,1995,25(4):238-241.
- [4] 周学海.读医随笔[M].闫志安,周鸿艳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89.

(收稿日期:2012-04-20)